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八

朱國禎輯

更定郊祀

嘉靖九年正月舉耕蠶禮先給事中夏言請清理皇莊事竣請將負郭宮莊削去皇莊之名改為親蠶廠公桑園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下禮官考禮經斟酌皇后親蠶儀以進戶部覆議不可而止及　上有事于南郊言奉命分獻南海壇因上疏請舉親蠶之禮言按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考之於漢則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

人蠶唐立先蠶壇于長安北苑中貞觀間文德皇后帥
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宋景德詔禮先蠶元豐詳定享
先蠶之儀宜和皇后親蠶于延福宫紹興初猶復舉行
後因太常丞王湛言始廢我　高皇帝躬耕籍田未及
親蠶豈非缺典臣以爲農桑之業不宜獨缺耕蠶之禮
不宜偏廢疏入　上方以大禮悉延臣將大有更易得
之甚悅命戶部建置尚書梁材言宜建于皇城南內或
西内堪供蠶事且便出入　上曰周禮耕蠶分南北郊
其蠶于禁中唐人便安之制耳不可爲法時　上意方
銳深疑世儒因襲舊聞固執已見不達古先帝王典制

且戶部原非其職不必問況吟者累日惟有會議一策可以歸一而深仗大學士張璁爲主禮部尚書李時亦決不敢異同乃以言疏示璁遂勑禮部曰耕桑王者重事古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勸天下朕毎稱慕自今歲始朕躬祀先農行禮其親蠶禮儀會官考求古制以聞璁等請於安定門外擇壇其制一準先農少減其數皇后三採桑三公夫人五列侯九卿夫人九詹事霍韜言親蠶事有名無實皇后出郊難以越宿乞擇近地便上曰此禮萬世不可易之典卿素諳禮制何有此言又諭禮部曰疑謀勿成其事在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意

合並無毫末之疑恐鞱奏一出必藉彼爲言破害政事
大言之奏有云農桑之事衣食萬人不宜獨欽耕蠶之
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朕所納者以此今之
非朕者有五中謂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　太祖神
謀聖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爲亦非汝之所當行斯非作
德明而何益　上亦自知之自言之矣于是李時等請
行于北郊條四事以上酌治蠶之禮定壇墠之向制採
桑之器擇掌壇之官翟車出入或從東華門或從玄武
門用謹厚内臣周肅宮禁從之命翟車出入由玄武門
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占制旣

出採桑仍西內營繼堂以終蠶事時又言親蠶之禮出于創見一時命婦倉卒入壇恐致愆度請以所繪採桑圖授之俾各如式演習仍請定名採桑之所因名其所爲採桑壇　上將行耕籍禮諭禮部曰祭大社大稷奉我　太祖　太宗配朕有疑焉夫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禮也奉　祖配天則正矣又奉　祖配社則失其序或謂以　祖配社乃我皇祖時禮官張籌之失然與否與又議者謂后土勾龍氏乃共工之子祭之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猶以后稷配稷也當論其人況父不善而可

惡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屈其所尊義實未安茲
當改正宜如　高皇帝制大社以后土句龍氏配大稷
以后稷氏配其詳議具奏張璁等各言　祖宗配位社
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茲者天啟聖衷獨覺其𨻶所謂
禮樂百年而後興真有在于今日從之二月戊辰　上
祭大社大稷畢出郊祭先農行耕　耤禮如常儀工部上
先蠶壇圖式　上曰所構席甚多不無靡費其酌處財
力量建一二乃止治先蠶採桑二壇并毀及諸蠶室數
十楹餘皆罷之三月丁巳　皇后親行蠶禮于北郊祭
先蠶言既上議得行右都汪鋐緣其說請以　高皇大

明令禮儀定式與　上所諭通行禁約　上益殫思禮

文勤一代大典旣以社稷配位試其端矣復欲自　郊

祀以及　宗廟將極追崇之典乃以其間問大學士張

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夫天卽帝以形體主宰

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

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

非天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令大明壇當與夜明壇

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

日月只一從祭朕疑之璁對言古禮冬至祀天于南郊

之圜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至敬不壇掃地行禮
其禮至簡及周公制禮冬至祀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
堂配以考漢成帝時王莽諂事元后合祭天地比於同
牢而食之意殊爲褻瀆宋神宗始議分祀迄宋終元屢
分屢合　太祖建圜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　仁祖洪武十年始定
合祀之禮卽圜丘爲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　列聖相
承皆以　太祖　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爲屋卽周明堂
下爲壇卽周圜丘至于日月之祀國初築壇于郊之東
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月壇今不復舉

行決嘗補者　上謂大祀殿擬明堂似近如以爲郎圜
丘實無謂也日月宜有專祭今當講求思復備述周禮
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顥所議分合異同以
對且言　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日夕月之禮具載
存心錄并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舊似無難者　上因
決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問
之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尚書李時時
言人情狃于習見請少遲日月俟道化隆洽然後博選
儒臣復行古制　上意猶未已仍卜之　太祖復不吉
議遂寢矣夏言復奏分祭天地本是古制況壇于南郊

坎于北郊就陰陽因高下原無崇樹棟宇之文至祖宗
並祀舉行不於長至之日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
羣臣博考會議　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
疏入未報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　上切責之
廼親著論辨折刊布文武羣臣限十日各以所見疏聞
並下言疏務求至當丙申璁言　聖祖爲一代創業之
主爲子孫者億萬年所當謹守願以不愆不忘之心盡
善繼善述之孝因進郊祀考議一冊　上留覽下其疏
禮部令取　皇祖存心錄祭祀禮儀書照前旨會議霍
韜則深非郊議疏　祖制不可輕改輔臣璁尚書時不

能以道事君而苟狥謬論變亂成法異日必有任其責者且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見於周禮莽賊僞書不足憑　上覽疏不悅責韜罔上自恣言疏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意也故祀天神有禋祀燔柴槱燎之禮祀地祇有血祭貍沉疈辜之禮享人鬼有獻祼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掌次大次旅上帝則具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

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珪祀天兩珪祀地是天地之祀玉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祭地于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即陰則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震之義曰圜鍾象其形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函鍾象其容則樂不同也故宋儒葉時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爲定以其明於天地之性盡事天地之道也今之議者往往以　太祖之制爲嫌是徒知合祀爲　太祖建定制而不知分祀爲　太祖之初制又知大祀文爲

太祖之定訓不可改而不知存心錄個 太祖之著典決可遵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是而已況古稱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揆理度勢有不得不然者言官議禮豈曰變法輒修大明會典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援引周禮天官冢宰文之何至議郊祀則以爲僭書可惟也竊詳天地日月諸神壇壝規制備在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一準乎舊便自然合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脗合周禮 祖宗並配文予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謂我 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臣

謂我　太宗足以當之敢非其愆疏入　上嘉納之下
禮部令速具議以聞別勅言嘉其爲國爲民于朝廷甚
有裨益耕蠶二事次第告成比于周公事成王用無逸
之訓加四品服俸鞘賭言疏以　上意尚不可測乃貽
言書痛詆之謂其亂成憲紊朝章　皇后出郊親蠶壞
閨門之法瀆男女之防顯悖　祖制爲不忠之大凡千
餘言復錄其草送法司備照恐本與鞘意合且深嫉言
之横思以傾之法司各官皆其密黨也書既發都下盛
傳冀　上聞之密間闇中因申其說必震怒下治惟所
爲不但議格且螫粉矣人皆爲言危之獨攘臂曰渠縮

躬其形而于手筆恣雎必有它故遂上疏陳狀謂輅親臣也受　皇上特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最以此自負凌人者也既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膽盡忠以告一疏不已則再疏三疏至十疏無不可者何必投臣私書又以書送三法司其意安在臣若有罪請　旨逮送法司始得而理之且法司非詹事府屬也原無移文體例安得以私書使之備照耶夫輅憑高肆虐怙寵作威深居詹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文武內外臣僚無不畏其威者臣以懇悃知有　朝廷不知有權臣其爲輅輩側目久矣茲者臣感　陛下知遇非常特建親蠶郊祀二

議姦臣以其言不出已百端沮之日夜思以甘心于臣無所不至韜之言曰爾啟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建東西郊矣將自是而建九廟矣郊祀宗廟之禮皆爾一人亂之其欲加臣以不可迣之罪乃文致若此願 陛下察之因數韜無君之罪有七并以其私書封進 上大怒曰韜有罪朕貸不問姑加詰責全無悛心顧乃恣逞胸臆非誣先儒讒訕朕躬嫉正懷邪要名賣直罪在不宥錦衣衛逮治送都察院從重定罪以聞韜從獄中上書祈哀大學士張璁爲疏申救 上不聽四月中允廖道南言 太祖初年草創卽徵諸儒考定禮樂之制其

分祀天地命儒臣各具郊祀沿革丞相李善長禮官陶
凱皆以分祀爲宜洪武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
災異之說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
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事變之應禮緣人情者
也 太宗遷都于北未有建白以復之者直遲之待陛
下夫豈偶哉至于 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
居中 懿 熙 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
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改建
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衣冠于座
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

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兆圜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　德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　太祖　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　太廟大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見於今矣下禮部議時賛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淶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

趙廷瑞御史陳讓譚纘皆以合祀爲宜而涞言尤激切
俱下禮部夏言復議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
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宜
奉　太祖配天于圜丘奉　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二
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辛丑
禮部集上廷臣議言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
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
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
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
李承勛等二百六人乞無所可否立言雖異納忠慎禮

則同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以歲首祀
天序為順　國朝用夏正則地先天食祀地先於祀天
逆也　聖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
永為定禮兩京大祀殿皆　祖宗竭心思就之分祀之
說行則　太祖所定之禮已盡變更大祀殿宇必且撤
毀　昊天　皇地祇正位　太祖　太宗配位必且另
藏則是不惟不當改亦且不忍改也況改建壇壝時詘
舉贏恐未能辦　皇上節愛之意臣等竊謂禮屋祭日
帝既稱昊天上帝宜仍於大祀殿而配以　二祖皇地
祇則營壇壝以祭庶陰陽之分明而精禋之敬伸矣地

壇之建廷議不一惟改山川壇爲地壇旣免營建之煩行禮亦便至於朝日夕月建東西壇專祭之禮此則曠典當修無可疑者又詳衆議欲改大祀殿爲明堂者不應經義且 聖祖以露祭大質始爲殿宇情文兼備二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有更改至尚書李承勛謂山川嶽瀆之失次查得國初天神地祇分類從祀今乃但依方位委屬紊亂宜悉加釐正又謂太歲月將之當撤則祀典所載未可輕擬疏入 上令再議而自爲說示禮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當遵 皇祖始制露祭於壇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

行事俱以　高皇帝配蓋報本之意也仍于歲首享帝
大祀殿以　文皇帝配蓋爲民祈穀之意也朝日夕月
各以春秋仲月行禮於朝陽阜成二門外建壇一應事
宜俱從減省以盡事天爲民之實特　上意待之堅矣
方獻夫輸罪疏言前主合祀非是　上曰爾職列大臣
不能考議正禮以稱朕誠旣自知罪姑置不問霍韜亦
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聖志乞恩輸罪　上曰爾旣省
改前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南御史鄧文憲言郊
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韜未必非　陛下賞言而
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責其附和狂邪降邊方雜職而

稍既得釋其氣已絀餘觀望者皆不復敢言日需後命
然璁鑾終以　二祖分配爲非疏請愼思審處禮部集
廷臣議亦如璁鑾言而璁鑾復合疏爭之　上復報茲
事重大今日既求以正之不當復有毫髮錯繆夫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祀天以祖配天止一箇天祖
也止有一箇祖故今日大報天之祀止當以我　皇祖
高皇帝配不當以　二聖並配非嫌於父子實非禮之
正也卿素見道明白熟於禮經昔日曾謂人豈有兩考
若如今日所言乃有　二祖乎祖者本也雖有始高曾
之不同乃以世言之其本一也我　皇祖文皇帝豐功

大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我　皇祖高皇帝肇之若以周文武論造周雖自文王始然伐罪弔民實武王事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只以文王而武王配天配帝俱無與也當時未聞爭辨功德大抵古人惟知理與義耳朕遲留數日每思自反冀有所得惟前日之見是卿等皆畏危言不能從正其事不如寢之已而言復上疏曰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謬解經文致唐宋變古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　皇上破千古之謬一旦更正之臣子當將順不遑豈宜復有違阻閣輔臣聯翩上奏遂至久延乞斷

自聖衷定百王不易之大典　上報曰所論詳明甚正
幽明無二理我　太祖　太宗豈不知禮者夫享帝與
祀先不同此說甚無謂禮部速會官申議以聞璁復特
疏平之曰郊祀之議　聖見已定羣臣必將循默遑獨
不忍無言　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
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
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　太祖百有餘年之神
座豈忍言撤　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
未免有失於今也臣謂天地分祀宜從古禮　祖宗並
配宜從今制所謂酌古斟今繼志述事御對祖宗願從

容而裁酌之　上諭璁曰卿慼於危言變前志恐非素日之忠時　上見羣議不一欲停其事祚告天罷議文以示閣臣次日戊辰禮部上配典申議謂　二聖配祀天地歷年久矣一旦分配恐駭聽聞臣等不敢別議蓋雖不能盡合乎古而實即乎人心之安圜丘方澤雖曰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　聖諭俱奉　太祖配大祀殿于　太祖所創今乃不獲侑享於中竊恐　太宗有靈未恐獨享似宜仍奉　二聖並配則禮意人情兩不爲失　上覽疏復諭璁曰卿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璁復疏曰　皇上議郊祀大禮本求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

以圜丘方澤皆奉　太祖配焉　皇上新制大祀殿奉二祖配爲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大祀殿既可奉　二聖並祀圜丘何獨不可臣之所不解也竊惟今日之議本因天地不可並祭嫌乎麗雜若祖宗並配原無可議況有大祀殿又有圜丘同兆南郊益非禮制古圜丘因丘陵爲之非積土爲壇方澤因澤爲之非掘地爲坎或謂屋祭爲帝壇祭爲天思文之詩爲配天而歌者也天帝並稱我將之詩爲祭地而歌者也稱天不稱帝天之與帝原自無異臣惟今日郊祀之

議有易簡可行之道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北郊建壇以祀
皇地祇亦以　二祖配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圖
耳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之舊典也臣
敢不將順祖宗者一代之祖宗功德俱隆並配天地當
代之定制孝子慈孫不可輕議臣安得無言至罷議之
說又天地祖宗共爲昭鑒今日月迭變風霾饑饉救荒
之政責禮勉力爲先請察臣言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
此非臣所知也　上報曰如卿崇敬天地至謂　祖宗
爲一代之祖宗雖從周之意郊祀我　祖宗爲何如人

又以瀆禮瀆我我又何如人昔蔣冕等凡遇災變皆以爲大禮所致如以今日之變爲郊議所致則先前之災異適中奸臣之口矣又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但此事原是朕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部疏且責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爲𤇍爾諸臣同爲謬論本自内閣所主力爲阿從但朕所定祈穀原因幽全祖制參與明堂秋事不同依擬奉 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 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僉詳擬以聞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祇室以五嶽五鎭

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
國初敕郭勛衛錞張璁知建造事總督工程而軍役不
足將馮洧幷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然二
祖並配　上意終不然也十月更定郊制書成漸製圖
丘祭器及能床御案成浙江採紫竹花斑竹製二丘日
月壇笙簧玉爵各因其色　詔戶部覓紅黃玉不獲言
玉出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宜行陝西撫臣厚價購之廖
道南請稽古樂章以裨盛典　上曰考定律呂必真知
者乃可　詔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鐘磬于神樂觀考
正音律仍令科道官各舉所知諳曉音律之人以聞夏

言爲行太僕丞張鶚曉暢律呂鶚臨清人時在告應詔至欽定元聲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律圖各有說乃下禮部議覆　上曰音樂即爲更定勿誤享祀之用乃詔定帝社稷樂歌以進遂州同知姚文察進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註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因請興正樂以薦上帝祀　祖考敎皇太子章下禮部覆言文察所進樂書其于古今原委頗多前人所未發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截深合

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之旨宜令文禁及太常知音律者選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該寺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諧協吹律候氣咸有應驗方授官與張鶚同事從之張璁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郊禖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禖孔子之生亦禱於尼山乞禱之說古禮有之然大雅旣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日鑒在兹況祖考之親者乎臣願當兹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太廟

世廟以祈　祖考之祐以慰　聖母之心　上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言尋進郊祀通典賞銀幣并西苑農事豳風無逸等殿皆重農務　之意也其年易先師木主（見大志）罷姚廣孝配享　太廟十年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曰　二祖配帝之典決不可為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祀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祀大報少殺著為定典初　太祖立四親廟　德　懿　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合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　太廟同堂異室四孟歲除

俱合祭罷特享禮至　英宗升祔九室已備　憲宗祔
祧　懿祖　孝宗祔祧　熈祖　武宗祔祧　仁祖獨
德祖不祧特享則　太祖　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
上諭張璁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
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孟夏秋冬三享仍如今行時
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太祫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
以下同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
當代之制歲暮祭於　奉先殿其　世廟止行四孟禮
歲暮亦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明而人情不至于璺勞可
萬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其即會李時議來或咨

夏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九之耳璁等即議 高皇四時享祭歷于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文皇而下同堂而祭毎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王功臣分爲臣子坐于堂上而天子跪拜于下皆于禮不合于情未安玆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春行特享之禮以尊列聖季冬舉大祫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親王功臣配食于兩廡以别尊卑情順理安眞可補舊制之未備垂萬年以常行矣 上乃命祠官設樂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 羣宗遜避就室各南向特享之于是始奉 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

復古禘祭禮乃勑輔臣及禮官集議并問大雩秋報之禮李時以聖諭并御筆所畫禘祫時享三圖示夏言言乃撰禘議一篇以進言禮曰不王不禘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足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帝嚳是也我 祖宗之有天下固以 德祖為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 太廟歲時之祭者德祖也今 陛下定大祫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又德祖也然則主禘之祭又可尊 德祖乎夫既身為太祖之始祖矣而又為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朱熹

亦曰禘是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夫三代而下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禘黃帝帝嚳則旣無所考若强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以爲宜設初祖虛位而以　太祖配享蓋　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議入　上然之廖道南又獻議以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并下集議張璁曰言虛位者求之于虛則失之幻言顓頊者求之于遠則失之誣惟禘　德祖爲當兵部尚書李承勛等亦以爲然言復抗疏言禘　德祖之議可疑而未敢以爲是者有四于是復下部議旣而論禮部祀始祖

所自出之帝於　太廟奉　皇祖配每辛丙年舉行神牌曰　皇初祖帝神位初　上諭欲于奉天殿行秋報禮於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于大祀殿奉太宗配大雩宜于郊兆之傍擇地爲壇孟夏後雩祭益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祈穀云者所以祈雨暘時若以大我穀黍也苟春夏雨暘以時則遣官代雩否則躬禱亦足稱　陛下爲民之心而于古人之禮爲不失矣後秋報禮寢不舉工部題方丘并朝日夕月壇添蓋朝房上嫌其多令各減二十間夏言上言三郊地方惟北郊稍爲僻曠四無居鄰東西二郊旁有寺觀民居可暫徹

寓今北郊朝房宜遵欽定之數建設左右稍如神樂觀之制東郊已成者免令復毀西郊全不必添底工程易完而財用不致浪費從之庚辰春分于東郊行朝日禮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日奉　上帝神牌于圜丘上配以　太祖既祭而神牌無所藏乃命建　太神殿藏之　上又念舊存齋宮在圜丘北是踞覷圜丘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夏言言更起齋宮于圜丘之旁似于古人掃地之義未爲允愜且秦漢以來並無齋宮者正謂質誠尊天不自崇樹以明謙恭肅敬之旨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　陛下前

日考據精密豈今偶未之思耶願覈其議仰答太靈報
聞禮部奉命考古太歲壇制言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
祀典不載唯元有大興作祭於太史院亦無常祭之典
至我　國朝始有定祀是以壇宇之制於古無稽批謊
文太歲木星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爲
天神明矣亦宜設壇露祭但壇制無考宜照社稷規制
少爲減小叚隆殺適宜而祀儀不忒報可　詔太廟夏
秋冬三祫兩廡如孟春儀仍增誠意伯劉基牌位于六
王之下禮部上郊廟粢盛支給之數南郊耤田　皇上
躬執三推而公卿共宣其力較之西苑爲重西苑雖屬

農官督理而　皇上時省耕歛較之籍田爲勤則二倉之儲誠宜分爲兼支以供郊廟祭祀請以籍田所出藏之南郊圜廩神倉若圜丘祈穀先農神祇壇　長陵等陵歷代帝王百神之祭皆取給焉西苑所出藏之恒裕倉若方澤朝日夕月　太廟　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祫禘先蠶及先師孔子之祀皆取給焉庶稱　皇上敬天地神明至意從之十七年定季秋明堂大享禮行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十八年春啟蠶節將行祈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　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二十一年撤大祀

殿改建之擬古明堂名曰泰享然大享禮竟於玄極寶
殿行焉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
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
享禮亦宜罷　詔可惟四郊如舊
范洧川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爲是而羣議皆非也
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　祖宗訓制亦孝子慈孫所當
世守而不可改者謂　祖制可變是以　祖宗爲不足
法矣謂　祖宗爲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
不至也　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于至
善者十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盭先聖之誤匪

其識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正尼父非之而子孫不爲之易商人尚鬼至于盤庚以鬼恐衆亦未聞其臣有以爲非而請革者何也凡以　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參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辯言亂其視聽而紛更殆盡矣爲端甚微爲禍豈淺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制陋矣孝文固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真謙讓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制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

蕩然無存浸淫易世大獄三啟卒致斯莽之亂有由然也貴溪郊蠹之疏豈眞欲新　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蹤永嘉安仁輩以爲速化之術耳變亂紛更之漸言蓋有所不顧矣善乎霍韜之書曰今啟二郊之說將自是而四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殆將俱革斯言也雖所以嫉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終也卒之九廟不已而稱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使璁等力守其說而誠意以格主則　祖宗之制未必不終守者奈之何一命再議遂變其說至爲乞恩輸罪而不已乃知前之所爭非爲　祖制爲其議不由已爾後之承

順非欲成美欲以自固巳寵爾大臣以道事君休休有容殆不若是矣

朱史氏曰庚申郊祀之議皆以禮樂百年後興一句爲重夫玉帛鐘鼓不可言禮樂而直壇壝分合云乎哉輿之云者久道化成太和元氣克滿之意非别爲因革動人耳目也　肅皇大禮獨斷張璁佐之郊祀夏言佐之宗廟殿庭回祿佐之若有天意焉夫璁之原意主于考獻皇何嘗欲稱宗廟　太廟即夏言主合祀何嘗欲撤大祀殿至于稱宗躋且撤而遂事巳無及矣夫禮樂本以救弊而其流乃至於此于時爲逢于事爲擾爲博功

名不待後人推敲恐亦難自信無遺憾矣

顯陵合葬

嘉靖三年九月大禮旣定附麗迎合者無所不至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言　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疏下工部尚書趙璜等言改葬不可者三　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昔　高皇帝定鼎南京而　仁祖之陵遠在鳳陽　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今顯陵規制象衛一如二陵制足垂不拔之基若上啟寶山下聦金井梓宮搖撼聖靈震驚非仁人孝子所忍言者請以臣等言下廷臣

議乃命禮官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
陵亦言不可疏下并議而廷臣及閣臣皆主其說乃止
六年十月閑住御史虞守隨復進　皇陵正議數千言
上謂守隨妄言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因論大學
士張璁曰古者君去國遷主而行主者附先人之精魂
乃陽也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陰道尚靜　皇考
葬已八年豈宜輕舉若萬年後奉　慈宮以祔陵室何
不善也卿可與尊密議璁言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
之從也廷臣皆有正論惟聖明無二　上嘉納之十年
七月錦衣衛千戶陳昇致仕僉事寗河監生詹啓武舉

杜承美削籍兵馬周審諸生蕭時用儒士潘謙軍舍金
桂廚役王福等復疏如金等言先後禮部尚書席書李
時極言其非且請重治昇等　上始報罷有下獄者十
七年十二月癸卯　章聖皇太后崩乙巳勅禮工二部
建顯陵於大峪山先是　上數躬陵祀周覽川原於長
陵之西得大峪山深以為吉壤也且卜之吉故决意營
建將迎　獻皇帝梓宮合祔於是廷臣議上　顯陵奉
遷大峪興工二儀命京山侯崔元兵部尚書張瓚太監
鮑忠奉迎　梓宮錦衣衛指揮趙俊管吉凶儀仗又命
翊國公郭勛等知山陵建造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

知陵事兵部尚書張瓚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調度
工作都督僉事陳寅監督工役太監高忠總理速完大
峪功欲遷祔焉壬子　駕發京師詣大峪山相度甲寅
興工御史陳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
皇考梓宮於所善藏之地恐神靈為之弗安臣謂宜奉
睿宗衣冠與　皇太后合葬於大峪山又以　皇太后
冠帔合葬　顯陵若必欲遷則　顯陵之在承天者當
為二聖衣冠之藏以當荊襄王氣疏入　上曰遷陵重
典屢經集議並建二陵衣冠交葬從古所無責陳狀黜
為民巳未復諭夏言等曰朕意欲奉慈宮南詣合葬穴

中乃爲禮之正情之安朕須親至 顯陵謁度卿傳諭
羣臣禮官當亟上議諭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爲大
皇考陵寢日者建造狹隘雖營增修猶多未稱朕將恭
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
以安 皇考 皇妣之靈擇二月望日子夜發京中外
其悉知之於是禮部會議上言 靈駕北來與 慈宮
南詣其理一也 顯陵遠在江漢濱歷聖懷令 皇上
躬擇大峪地勝而近不宜舍朝發夕至之地遠卽數千
里之外且幽宅之中理難逆度萬一果有未善 慈宮
既南不可復返竊謂宜遣親重臣先詣相度以聞俟

上裁擇若夫　乘輿南涉關繫匪輕又豈容造次輕誤
也　上曰玆所言只重　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
與卿執前議朕心終不安停崔元等行惟令趙俊星馳
赴　顯陵至日會同巡撫顧璘等奉啓玄宮據實詳具
馳奏而給事中奚良輔等合疏請止南狩報聞十八年
正月元夕　上諭郭勛曰人見大峪工興遂以朕爲不
斷是安知朕意卿其傳示禮部趣非三命使南行奉啓
嚴宮俟至　慈輿發引諸事令各司擬行尚書嚴嵩請
暫緩命使待趙俊歸報後發庶爲詳愼報以朕意已決
即擇日具儀聞已而趙俊自承天旋言　顯陵玄宮有

水泉嘖嘖謂當北遷　上意欲躬往視決之　梓宮暫奉慈寧宮俟還京議處遂以二月庚子朔冊立皇太子并封裕王景王爲將有監國之命也定武陳翊國公勛總中軍成國公朱希忠副之咸寧侯仇鸞左副將軍東寧伯焦棟右副將軍扈駕壬寅起前大學士翟鑾暫兵部尚書兼右都充行邊使賫四十萬金撫巡九邊兵部尚書毛伯溫總宣大侍郎樊繼祖督薊州等處邊備戶部侍郎高公韶攜郎中六人齎三十萬金治道備供餽諸大臣許讚等及科道咸以南幸爲諫讚等報聞科道罰俸工部郎中岳倫聽選監生陳艮鼎特疏　上謂非

職所宜言皆下詔獄黜偷爲民良鼎邊方雜職用甲寅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頴遂安伯陳鏞爲留守大學士顧鼎臣同留守諸大臣分守京城九門從行各官發永樂中舊鑄行在印以給乙卯諸書作甲寅原日望日予夜則乙卯矣　駕發京師　中宮從行　上思慕製述懷之詩丁巳至保定初定　駐蹕十處至是昳保定真定鈞州襄陽四處行急　上時披歷月矣庚申至真定登于北嶽從官三品以上許乘輿癸亥至趙州有呼冤者命錦衣衛執之掌衛事陳寅不在左右少頃傳諭曰爾等職在扈從道中　乘輿撼搖呼之不見但能俯首屏足效文

臣為偽恭敬　朝廷牙爪之官與文臣職事異自當有
武勇狀趙俊等專理行陳亦容與散漫絕馳道而行其
何以清蹕辟除可各分前後隊有衝突法駕者即捕獲
以聞乙丑趙州臨洺鎮二處行宮　駕發後俱火詔巡
按巡捕有司官趙王厚煜迎　駕於磁州入見行殿降
旨勞之遣英國公張溶禮部尚書嚴嵩送還賜書諭之
加賚增祿米三百石免王妃朝　中宮皇太子遣使詣
行在起居留守大臣各府部如之彰德知府王旒失朝
下獄太牢祀周文王少牢祀岳武穆王丙寅祭濟瀆丁
卯整理糧料戶部侍郎高公韶先　駕行至河南磁州

有　旨責其肆意先往不俟　駕至因奔回行在請罪
切責而宥之仍戒以供億不辦責有攸歸撫按官及諸
委官違慢悞事者各以名聞　駕抵衛輝汝王祐梈郊
迎朝行殿　上以叔行避座受之崔銑新選宮僚入見
夜四更行宮火時　駕已嚴辦　上出御乘輿後宮內
侍有殞于火者法物寶玉多毀詔左都王廷相檢括災
所戊辰抵新鄉鄭王厚烷來朝　上諭錦衣衛曰朕抵
爲　二聖南幸荆楚沿途所經之處各該有司官全不
敬慎服勞非衛輝行宮之庾官吏無至者亦無匹夫勺
水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殊爲欺慢其即差官較將該

府知府等官吏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緊送都護軍門
縛付前驅使監押前行示衆守巡道并布按二司掌印
官俱逮赴鎮撫司拷訊各員缺行在吏部即於附近選
補於是逮衛輝府知府王聘汲縣署印知縣侯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府廷杖發邊方為民逮衍慶及河南巡撫
易瓚巡按馮震左布政使姚文清按察使龐浩左參政
樂頀僉事王格俱下鎮撫司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得
旨各官不恭王事俱違慢廢職悉黜為民三月己巳朔
皇太子以下起居如前　駕臨黄河親祭即渡有陰雲
忽斷為三過滎澤遣祭紀信祠改胡纉宗巡撫河南起

副都朱裳代總河道庚午　駕至鄭州周世孫朝堈來

㑹以諸王所獻馬匹頒賜扈從大臣仍各賜果餚牲品

咸寧侯仇鸞陳謝言臣班行在張瀚下而恩賜惟均感

聖恩至厚　上曰人臣爵有定序恩數出自朝廷鸞稱

謝則已而引瀚爲言何意其具狀以聞鸞復引罪宥之

黜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陸釴巡按直隸御史王應俱

爲民供具不辦辛未至鈞州徽王厚爝來朝望祭中嶽大學

士賈詠迎　駕失朝奪其散官南京各衙門上疏起居

遣官裕州祭漢光武南陽祭諸葛亮襄陽祭羊祜均州

祭武當山之神　勑留守諸臣乙亥唐王宇溫來朝之睦

皆如越王楚王以行次不宴餘皆賜宴丙子奪行在吏部尚書許讚俸三月郎中五月詔參都御史陸鈳等降調息事同知李朝陽推補河南僉事俱不稱旨戊寅馳諭留守等官促大峪工程伊王許淳詖失朝原之前乞迎獻皇帝梓宮得旨報罷茲詖乾前旨推遣承奉來迎庚辰南巡日錄作己卯鑾申刻入而謁見在庚辰也駕至承天府舍景雲宮謁皇考於隆慶殿辛巳御龍飛殿受朝即日謁顯陵立表於陵寢之北周覽久之命改營爲製初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尚書李廷相侍郎張璧詹事陸深降俸二級隨軍科道四人俸四月餘俱二月廷相等當送親王果夫承命科道未不稱舉故也壬午詔增顯陵圖垣遂定玄宮之式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樂章禮成秩於國社國稷及境內山川徧于羣祀居憂侍讀學士廖道南上 聖皇南巡江漢賦付史館復上瑞應頌四篇再祭告 皇考於 顯陵尚書嚴嵩請舉賀典許之大學士夏言請俟回京有旨禮樂自上出亦不為害丙成楚王顯榕來朝賜書慰勞諭 皇太子回鑾有期調荆州知府李士翱於承天府加俸一級勑工部侍郎顧璘同太監袁亨督理 顯陵事務及玄妙觀更觀額曰玄祐戊子大享禮成 上受賀於龍飛殿頒詔天下召承天父老子弟宣諭賜酒食庚寅以回鑾告辭於隆慶殿學士張治降俸二級毛從

後期禮部郎中白悅皇甫涍調外當行轉官而止壬辰 駕發承
天府製恩親之賦癸巳以御史胡守中提調扈行有勞
陞僉都兼詹事府丞甲午逮湖廣布政徐乾按察使吳
永祿以私餽為守中所劾丁酉免諸王來朝四月朔戊
戌伊王至受之癸卯 上諭行在禮部曰朕恩視吉壤
一節甚無意義夫既重卜何為來此惟純德山者勿煩
於我 皇考聖靈安侊茲山流慶子孫矣勿遺之他行
宮道路止勿治是時 上意欲奉 皇考純德山而葬
慈宮大峪故微示其意如此丙午 上出道中御製詩
歌示扈從諸臣侍郎張璧等恭和以進巳亥 上自恭

澤渡河見饑民發二萬金以賑辛丑蹕葉縣知縣李浦職爲邑從諸臣設公館待蹕於境上甲辰抵栢鄉自湯陰起至此兩日行五百餘里有　旨少駐蕃以息人馬力也壬子　駕還京師往返五十九日駐承天十二日蹕路五千九伯餘里迎　駕不至者一千一百餘人奪俸有差初　駕南狩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自副使潘鑑知府劉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爲民甚衆及　上將回鑾乃諭掌行在兵部都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馬糧草并以沿途縣避官員責參治及入河南境抵裕州供具復不治於

是河南叅政張思聰副使胡廷祿陳逅南陽知府王維垣俱逮詔獄爲民嚴旨責廷相忝糾誥怠弛者廷相務洛各撫按官俾指實開具及是廷相彙列奏聞自府尹邵錫密雲副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承祚而下七十二員得　旨各官違誤推避悖慢爲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撫按逮治從重擬罪以儆其平日貪墨及假公科歛者仍各追贓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二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爲民并黜降給事中張守約戴嘉猷等守約劾巵行叅將任鳳　上廉得守約御鳳不避道又每程取逸先行切責黜嘉猷疏請北旋　上

已回至中道覽疏大怒并前諫止都給事中曾烶左給
事中李逵右給事中周琬給事中謝廷龍俱下鎮撫司
拷訊並降遠方雜職　上將南巡有軍人孫堂至奉天
門登金臺狂呼擱　駕又有懸僞帖以阻者皆不顧回
鑾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地有堯母墓佚于祀典　皇
上所闢屬寢跋履山川罙思重慮聖人之孝也則帝堯
之爲其母可知已今者乘輿遠臨千載一會伊耆氏有
靈不以堯母之墓望　陛下乎乞下有司建廟或如古
帝王陵寢故事三年一祭則　陛下至孝達于古初
上嘉之如其言而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即

拜少南爲左春坊左司直兼檢討益　上于葬事南北
分合之議日籌𦚧中有觸即動而終歸獨斷不以人言
行止也丙辰諭輔臣曰大峪玄䆐已成可以二十七日
發引卿等與禮官面議之已復諭禮部以二十七日請
天壽山禮部具儀如例報可甲子　駕發京師丙寅諭
尚書嚴嵩曰峪地空凄豈如純山完美决罷前議奉
慈駕南祔是日還京顧取道議尚不一陸廣震撼江廣
風濤甚欲避江路從浙入江西者所在驚駭久之從舟
益原　太后入京之舊也五月甲申　梓宮發引至遍
州大學士顧鼎臣題𡉚建　聖諭亭于承天府榜其城

樓曰顯親達孝之城諭禮部　皇妣大事已就自今朕凡靜息如郊廟有事不敢自逸餘日暫免奏朝仲秋如故庚申頒　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羣臣及各王府　梓宮過南京府尹袁稹巳歷副都谷未至不出給事郭鋆劾轉官怠慢廢事閑住至采石磯不可泊太平府同知梅山鑿岡維舟以濟至漢口江沙淺澁有司懼議所以疏濬之策忽西山大雨漢水增漲　梓宮肅上撫臣以聞　上喜曰朕仰荷　天庥　慈神孔安心始寧慌矣又諭禮部曰夕夢　梓宮舟行風撼心甚惶懼即躬詣西內金海橋祀玄冥壽又以天妃經卷附　梓宮舟

上用祈神祇果神降之休朕心以寧閏七月庚申合葬
於顯陵新穀辛酉以二陵禮成詣神祇壇祭謝是日
舉慰神之祭于永孝殿后妃與事上曰此以盡子
婦之情也八月辛未奉獻皇后神主祔獻皇帝廟
文武大臣以大禮告成奉慰溫旨報之有人子之情
未盡者莫如朕甚之語十月兩湖廣提學江以達爲民
御史黃正色戍邊方南祔詔許親王素服出迎致祭楚
王欲先出以達屬當居守不聽王怨之訐奏褫親王毀
祭器正色奉命護送劾奏太監鮑忠駙馬崔元禮部尚
書溫仁和受沿途餽遺忠乃言正色以護送官擅於

梓宮舟前騎馬執扇及江行又不瞻舟料理反以風聞之言摭飾誣害皆逮訊正色所犯大不敬得罪重云而先五月捕治内官閻穟以所過道路黷貨怙勢與趙俊同被劾　上切責俊吹過綬令解京其嚴束左右如此

十九年五月錦衣衛千戶李拱辰言　聖母南祔顯陵災異屢作乞遣　二聖梓宫俱葬天壽山　上責其私悖庸愚下鎮撫司逮問尋贖罪還職拱辰獻女爲敬嬪得官故敢於誕妄亦不問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九

朱國禎輯

世宗召對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義相關因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以納進講之言奏未竟　上曰已知柟俯伏不及承旨已而上疏請罪宥之

五年六月甲子朝罷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瑤賈詠入見臺在後左門之左盔門之翼室也宏等由東角門歷中左門至焉班臺門之外西面序立司

大事記　卷二十九　一

禮傳　旨曰來宏璡詠先入楊前頓首訖　上復呼宏
等前諭曰卿等前恭和朕詩朕亦偶作一詩賜卿等其
用心輔導内侍以御詩次第捧進　上取手授宏次璡
次詠宏謝云陛下天縱聖明製作精妙豈臣等所能賛
助欽承龍諭賜以詩章臣等不勝感激命賜酒饌頓首
出一清乃入　上諭曰卿去年提督邊務勞勛昭著特
茲召還朕作一詩賜卿卿其用心供職一清謝云臣等
老病無用荷蒙陛下召還内閣分當委身報國今又蒙
賜詩面諭不勝感戴敢不竭盡心力賜酒饌亦如之是
日大雨如注階墀間頃刻水深尺餘近侍傳　旨導自

東角門循廊而入出復穿文樓而行　賜宏詩云聰慈
忠良副倚賴舜皐彷佛康哉賡朕纘大服履昌運天休
滋至卿其承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令名賜珽
詩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推剛
方在木類松栢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他腸
賜詠詩云卿本中州俊爾在登台戶衡君臣際良難所貴
德業并朕倚亮卿志夙夜懷忠貞叅阿有遺響終聽鳳
凰鳴賜一淸詩云邇年西陲擾起卿晉邊方寬朕西顧
憂咸名淸華羗予承　[illegible]緖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
猷佐朕張皇綱次日宏等上表稱謝　上批答曰朕以

涼德纘承丕圖惟賴舊臣以爲恭佐干萬幾暇偶成一
詩以賜卿等惟圖君臣交修共成化理覽奏具見忠懇
朕豈類古帝王稱頌太過尊以望卿等協心匡弼以成
一代文明之治十二月壬申楊一清上疏恭問起居報
曰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俯告卿知詩見大訓記一清疏謝因
率同官次韻和之　上悅命名爲輔臣賡和詩集親爲
序曰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虞舜作歌皐陶賡之卷阿
之作周臣頌之朕以殘冬已盡陽和回春賦詩一首以
詩殘比省過迓新比遷善祈以輔導交修之意諸臣恭
和頌朕太過寓意良深喜得忠良詩之所關大矣非吟

咏者比實求道望之不覺形斯言也

六年二月　上問輔臣大學衍義中論漢明帝三雍解一曰明堂二曰靈臺三曰辟雍朕觀歷代皆有明堂我祖宗法古立制雖不沿名必有其實特後人未加考訂耳其具以聞楊一清曰臣按黃帝始祀上帝于明堂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上帝而言周則皆謂之明堂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而旁二室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為太廟太室記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祀上帝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其

中矣西漢明堂之論甚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至明帝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乃頒時令勑羣后遂登靈臺望元氣自宗室子弟輔弼百官郡國計吏九夷百蠻皆有陪位仍頒養老之令于辟雍命諸生講經書魏晉至唐宋皆有之宋仁宗以常朝大殿爲明堂合祀天地臣謂明堂即今之　奉天殿也靈臺即今之司天臺也辟雍即今之國學也我　朝享祀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卓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上深以爲然于是每每設祭于奉天殿後于西苑建大高玄殿以寓靈臺之意終以古制難考議論未一不欲顯

言之也

五月乙酉　上退朝令講官及翰林官月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有關君臣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質所未曉庶心得其肯而理自通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皇上孜孜勤學茲當炎暑之時暫輟日講猶欲錄經史之要言日命儒臣論講且博取人善講官之外兼及翰林是皆

睿肯之傳宣非出臣下之建白臣等以爲經書淵微通鑑浩繁有難一一研究切見

先朝經筵之外日以大學衍義進講甚爲有益今將此書令講官日輪一員講析大義參以時事明白敷陳　上是之然回

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庶得擬
索精研不徒勞精神虛延日月一淸等復請於經筵講
官內與日講官各分爲兩班每逢三八日各輪一人進
講陛下溫顏降接虛懷聽受有所疑必形諸顧問有所
得必見諸躬行仍以別冊置便殿以備淸閒之觀至春
秋日月和煦凉爽之時經筵日講俱照舊規惟三八日
輿講大學衍義　上曰講學爲治之首君道當先朕虛
懷以受卿等及講官盡心講說開誠啟沃以資朕學至
於春秋之時不必以三八日可於該朝　兩宮之日旣
免日講只於午後進講衍義庶幷行而無廢一淸等復

言進講大學衍義以五月十三日爲始一如日講於御
案上對講切近　天顏恐汗氣薰瀆合當于地屏下設
一小案照經筵例令講官看講從之
六月　上以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一章序
一首寫示内閣一淸等依韻恭和以進　上覽畢賜璽
書諭答有忠誠懇到之褒及勉以協恭輔導因命以
御製并一淸等詩章集成一冊題其名曰翊學詩
刊行　上賜大學士楊一淸張璁翟鑾禮部尚書兼學
士桂萼各銀圖書二一淸文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
璁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鑾曰淸謹學士曰繩愆輔

德導曰忠誠靜愼曰繩愆匡違一清等各上疏謝手詔
答曰朕念國政重大事機宗謹有過不聞厥過愈深故
以銀記錫卿以識封疏覽所陳謝朕具知悉夫自古明
良相遇必交相儆戒朕本不明上荷天眷及　祖宗付
托特求嘉猷以匡治改過卿等宜竭力贊襄用輔不逮
勿憚勿諱庶盡交修啟沃之職
九年十月新製圜丘祭器成　上親視于文華殿召輔
臣璁同視已新製圜丘龍床御案成　上親視于文華
殿仍召輔臣璁同視視畢進璁至後殿諭至再復出手
札示璁即令祁寒之候工役恐艱惟令于申前辰後辦

料卿可思處稱朕體天恤民之意

十一月戊子 上出詣郊壇躬視圜丘及神庫神厨宰牲亭畢還至大次命司禮官宣武定伯郭勛宣城伯衛錞大學士張璁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工部左侍郎蔣瑶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左給事中李鳳來監察御史盧問之至幕次前 上諭曰朕遵 太祖高皇帝敬天之制圜丘大工告成朕心懽慶實賴卿等効力贊成賜酒飯勛等各叩頭出

辛丑 上親詣郊壇習禮于圜丘禮畢 上至大次命賜各官酒飯訖遣司禮官宣大學士張璁禮部尚書李

時至幕次前　上曰朕今日習禮有差失否璁對曰
皇上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上曰有差卿等退要說又
曰今日太常寺官奏初獻禮差了二臣未及對　上曰
祭祀重事祀天禮尤重時對曰是　上又曰卿等退要
看他每演習璁等承旨叩頭出
十二月戊寅　上親設先聖先師神位于文華殿東室
行安神禮先二日諭少傅張璁命大學士翟鑾禮部尚
書李時祭酒許誥偕諸日講官吏部左侍郎徐縉詹事
顧鼎臣左庶子穆孔暉侍讀學士夏言張潮各具吉服
同進贍拜是日四鼓先開長安右門諸臣皆進惟李時

至遲命內侍促于承天門內問至齋　上方于內殿行告知禮禮畢始出文華殿東室行禮璁等九人皆候立于殿門外　上行禮訖璁等進內上香行八拜禮禮畢上御殿西宣璁等至御案前　上猶未釋皮弁服執圭命璁等近前諭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于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爲進修求學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賢啟佑于冥冥之中然啟沃交修之力實望于卿等卿等罔朕棄璁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何幸身親見之賜茶叩頭而出仍吉服候朝于東閣少頃　上命中官齎手勑諭璁曰朕以奉安先聖告于　祖宗　皇

考禮成朕惟　祖考鑒臨在上聖師鑒誨在旁豈無加
教于朕者須卿等上言茲可遍示尊鑾時輔臣諸孔暉
言湖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旣講解之尤要啟沃之實
交修之誠切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
勿相遁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卿元輔宜敷
朕意于諸臣已又以祭品脯醢酒果頒賜諸臣越數日
諸臣各撰次講章進呈　御覽
十年三月己丑初禮部數上言　皇后出郊親蠶不便
是日　上召諭大學士張孚敬令與尚書李時議移之
西苑脯時　駕幸西苑亟召一二臣趣者相望于道一二臣

鑾趨至太液池　上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舊仁壽
宮　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爲
蠶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可否二臣趨出視地　駕轉那
和殿　上期二臣於此還復命曰宮後垣守仍舊增餙
足稱蠶室宮前欽定土穀壇方位極正當　上曰蠶壇
第增一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省約賜二人酒飯以後多錫酒饌不悉書
於殿西後廂尋遣中使遺以珍餌二人復入
殿謝　上令近揚目時曰北郊蠶壇卿不必奏請即移
文工部拆之又出　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寺
授孚敬曰朕適有作卿等看潤二人請出恭誦入奏曰

念民生衣食之本重爲農桑勤此三代盛典何幸親見之　上因命賡和以寓儆戒之意孚敬復請　上手書各賜以爲子孫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亦各賜手書御製賦如所請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豳錄賜之已復諭璁曰朕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之常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見賈生因語久而文帝爲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非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輔導大臣與他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傅以德義保其身體此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劄有所入奏無拘時

而來面相討處朕又欲於今春奉　兩宮春遊後與卿
輩一遊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亦以見幼孫之率由
祖道當有宴樂須與卿言之
八月戊申　上御幽風亭召李時汪鋐翟鑾夏言至諭
曰茲當秋成之時朕令看農夫收穫特與卿同觀時對
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　上命打塲太
監鮑忠奏打何禾　上曰打穀須臾打訖鮑忠乃以穀
進　上看訖命四臣看訖復召入亭內諭曰農之勞苦
見於紙上不如見之於目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
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這等看來委的粒粒

辛苦時對曰自古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　皇上者具所謂知稼穡之艱難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召時鑾三臣上御無逸殿東室曰朕惟這西苑宮殿近命修葺今大告成但這宮殿原是朕　文祖之御欲於殿中設　皇祖位祭告之不知可否鑾對曰好時曰仁壽殿久已廢圮　皇上一旦整飭煥然維新追慕　皇祖行祭告之禮益見聖孝　上又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文武三品官以上俱令與宴時對曰盛事　上曰卿部裏擇日具儀來看承　旨畢　上曰這無逸殿之行雖以寓勸農之意勸學之意在其中亦用宴以落成之經筵日講官

俱與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即命書無逸篇
于殿壁　上自爲文紀之
十月進欽天退先二閣　上命鐫欽天記頌祖德詩二
碑以閣覆之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
頌以訓等從經筵賜和
十一月陜西饑　上幸仁壽宮召李時翟鑾汪鋐夏言
入見問曰百姓艱難急宜賑濟民乃天之民也豈可不
救前遣戶部侍郎葉相相病宜何所處諸臣未及對
上曰吏部侍郎唐龍何如時曰龍有才幹又嘗在陜西
熟知彼中民情最好言曰到彼須要斟酌緩急如地方

已安財用就在彼中別用　上曰要斟酌于是以戶部
奏本授鑾批行　上又曰吏部事重唐龍去了一侍郎
豈能勝任方獻夫不知來否說他病重朕欲用一人爲
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時對曰在廷諸臣才識長
短俱在　皇上洞察之下　上曰雖然朕在宮中賢否
豈能周知鑾曰九卿中隨　皇上選用　上曰這等是
挨次用了時曰冢宰之任久虛外而人心屬望　上曰
已缺一年矣時曰朝覲在邇考察百官誠不宜久虛
上曰考察官必須先有揭帖知道賢否方好臨時黜陟
時曰誠如聖諭　上又曰吏部考察必須會同都察院

都察院總司風紀其任至重鉉不宜輕改吏部何人可任鉉對曰尚書李時侍郎夏言俱好時奏曰臣不能勝任　上曰卿時朕有別用時因奏曰吏部俱有定規但公心的人就可委任　上曰可知要公道守法的時又奏曰六部中且用一人暫管吏部待獻夫來　上曰獻夫等他來別用時因奏曰戶部尚書許讃小心不敢壞法可以任此　上曰戶部也要人况他纔轉過來又曰刑部也缺尚書朕欲用王時中爲刑部取王憲爲兵部衆對曰甚好　上又曰吏部朕欲取王瓊來用時對曰瓊舊在吏部甚好　上曰就着唐龍在彼替他總制時

對曰聖見允當曰是如此行時等承旨而出

戊辰幸西苑行落成禮祭畢召李時至無逸殿東室曰昨卿等進與宴揭帖尚書王時中蔣瑤列於門外還着殿內坐時對曰殿中地窄僅容八卓 上曰再添一卓時對曰恐礙宮門 上曰礙門也不妨皇親可移之殿內時曰俱是國戚 上曰親親不如親賢時曰聖明所見非臣愚昧所及

己卯御南城崇光殿西室召時鑾問宗廟之禮已又曰明春係東作之時古人云使民以時如今正是農隙時來春就要行禮部裏即行題奏夏言繼至叩頭曰適蒙

宣與臣送唐龍來遲　上曰卿不必介意又問唐龍幾時得到陝西時曰二十日可到　上曰早到一日百姓早蒙惠一日時曰龍先行文與兩司去了鉞曰巡撫劉天和已經造冊完備何者爲極貧戶何者爲中貧戶上曰恐與唐龍意思不同鉞曰唐龍至便可給銀　上曰各處災傷罪在朕躬時曰　皇上事天敬神修身講學三代以下史冊所藏不能多見四方災異皆臣下不能仰體聖心所致　上曰朕不德致四方災異如此鑾曰　皇上只此一念便可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時曰近日和氣漸復了言曰近日四方皆有祥瑞　上曰

祥瑞亦不必論只在牧民官任職如何時曰只在知府知州知縣鉉曰又在巡撫巡按得人　上曰巡按尤爲要緊若撫按不相得顛倒不好鑾曰撫按相爭只是小小禮節　上曰爭禮猶可還要爭利時曰巡撫官舊時無有是正統年間添設　上曰然有事方差出就如患瘧一般言曰後因地方有事就留住管事如今久了不必更改　上又曰時享之祭古人用在何日時曰太祖初用節日三年之後改用四孟上旬　上曰與合祭同改朕欲用迎氣之始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端午太熱了前日夏至祭方澤人情已不堪鑾曰禮記載霜露

既降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有怵惕悽愴之心正謂是也
庚辰日講畢召時鑾于文華殿西室諭曰近日有人奏
遷陵一事卿等意如何遂以告　皇祖文并卜卦文授
時時對曰雖　聖祖見許但卦名未濟未濟者事之未
成也宜慎重鑾曰卦雖名未濟爻詞却好時曰內有征
內二字鑾曰征者往也　上曰遷陵事體重大　聖母
亦諭朕當慎重時曰國家極重大事遷後萬一有事悔
之何及臣豈敢不盡忠　皇上宜差人踏勘　上曰近
汪鋐說雖用卿風水好時曰他也曉得些　上曰往時
曾直也好時曰臣近會御史徐汝圭他也知風水又曾

在湖廣作官曾到　顯陵以爲風水第一前有大江山勢至此盤旋住了內結一穴所以　皇上天性高明皆此之故人家整個吉地也就中衆中進士况　皇上龍飛九五地吉不待言又曰　皇上如此誠敬聖嗣不久當蕃有又不在風水上鑾曰臣等正爲這一件大事不敢妄動爲一小有不順悔之何及　上曰　聖母意正如此鑾曰臣等正爲　聖母意有未安所以不敢說今聖母旣命愼重　皇上又仰體將曰當將臣衙門編修洪韶初蔡將中解元又入翰林後來遷葬見棺木有紫藤纏繞其氣上騰家遂衰替　上曰這個就是了鑾曰

小人家尚如此何況　皇上時曰凡進言者皆失志之人臣嘗與鑾說豈可以朝廷大事為干進之階臣敢不盡言　上曰今人不肯先作陵死生晝夜此何足忌鑾曰古之帝王多先作陵寢　上曰此事着禮部不必議罷時曰臣還與夏言說着進一本來朝廷批出　上曰就待批出去時等承　旨出

十一年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夏言知貢舉條上三事曰變文體以正士習責主司以定程式簡考官以重文衡　上曰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為害治宜明禁諭務醇正

典雅明白通暢如仍前鉤棘奇僻痛加黜落甚則主考
且糸奏處治
三月庚午御平臺召孚敬時雍至御榻前曰此戶部稿
賞出征官軍本卿等可看出征官軍只可在東官廳聽
征內挑選如何昨內外提督官遂及團營孚敬對曰兵
部原題只用東官廳聽征軍不曾說團營　上曰若用
東官廳軍可用一將官統領孚敬曰昨日臣等呼張輗
至閣問以邊情見其知邊事欲用他後因吏兵二部尚
書俱薦趙鏔素有謀勇比張輗爲優所以用鏔不然用
他兩人去　上曰只用一人時曰趙鏔曾經戰陣可用

上曰他在保定時曰聞今已到　上曰還是邊上人中用京軍似不必出給事中張潤身曾說孚敬曰京軍雖無用然天兵一出自足以振揚國威時對曰亦是先聲之意鑾對如之　上曰虜人詭詐這等的事他也曉得因曰還用掛印時曰此只是遊擊一般非大出師孚敬曰此不過前去策應　上曰大同宣府兵也去了孚敬曰袁綱趙綱俱已前去時曰虜人見榆林地方連年饑饉糧草不足所以深入此時不足慮但恐秋來草盛虜必大舉　上曰然此時政要預備　上又曰昨兵部言募兵一事最好時曰邊上儘有閒人若與他一石米自

當効力　上曰然乃辭出
九月己酉御文華殿日講畢御西室奏事傳　旨李時方獻夫翟鑾三先生且莫出去須臾奏事畢宣三臣入西室　上諭曰如今吏部缺尚書誰做得時曰在廷諸臣惟　皇上簡用　上曰汪鋐何如時曰好二臣亦相繼曰好　上曰鋐遷吏部何人可替他時曰總憲重任未可輕授　上曰聶賢何如他曾大獄去了的時曰臣不識其人聞之方獻夫曾在廣東巡按說他好獻夫曰巡按時甚有丰裁鑾曰臣嘗與同朝甚好　上又以吏部一本授時曰此是吏部推的兩箇大同都御史大同

地方要緊這兩箇人如何時對曰是何棟與韓邦奇兩
箇都好何棟平日有才韓邦奇曾在彼中做參議何比
韓為優　上又曰不知何棟曾在邊方否獻夫鑾俱對
曰他是陜西人知邊務時曰他也曾做御史又曰大同
先有叛軍地方難治才知之人不可過剛執一的人亦
不可必須得中正之人方好　上曰是要箇中正之人
過猶不及　上又曰吾賢取來掌印佐貳官也要好的
毛伯溫看取來管事鑾曰如何行　上曰汪鋐寫手勑
吾賢毛伯溫着吏部推用時等承　旨出
十二年四月乙酉　上御馬於南城召孚敬時獻夫

鑾至環碧殿諭曰朕今日演馬至此召卿等同遊看馬引至嘉樂館看訖命太監鮑忠偕至重華殿候　駕少頃　駕至御殿左室召四臣入　上曰今日科道官互相糾舉本如何乎敬曰今早蒙聖諭仰見　皇上至公至明　上曰他每不過應事塞責好惡顯著的不曾糾舉如御史李循義不過因公給事中張潤身只是子過都留着用四臣對曰是　上命各賜服色一件行至東華門命司禮監官宣回至重華殿西夾道有　旨令以今日同遊為題各賦古樂府二首七言律二章來看時天將雨四臣僅賦律詩二章上進少頃鮑忠捧　上撰

古詩一七言律一命潤色四臣觀畢仰賛天文煥爛非
臣所及忠復命乃命退明日閣中各補撰樂府二首并
和 御製詩以進
戊子召孚敬時獻夫鑾赴西苑候於平臺少頃 駕出
乾明門至寳月亭召四臣入見曰亭方訖工命卿等同
觀 駕過清馥殿趣四臣進見 上曰錫芳亭原在南
城移置于此因是荒落所以添益清馥殿工完時卿孚
敬亦不在亦可同觀命内侍持 御製古樂府一絶句
二令四臣卽和進詩將成命賜芍藥花一盤傳令各簪
二枝於紗帽且令各自進詩 上御殿後翠芬亭四臣

各以詩進復命四臣徧觀花欄觀畢有　旨不必辭令
中使送出西安門次日閣中各賦絕句八以識恩私恭
進　御覽
五月己巳　聖諭到閣朕覽江西造到青爵色甚佳以
爲殿陛祀天之用欲卿等一看今日雨後稍爽卽酉刻
可與勛鋐言共吉服來至南宮之重華中刻　上御重
華殿觀祭器畢御殿左室召郭勛等入見　上曰朕因
咳疾涉養久不與卿等接見此心甚歉今調養平復特
與卿等一見勛奏曰臣等今日覩天顏不勝欣慶　上
曰此江西燒造殿陛拜天用的爵與酒罇朕見其顏色

鮮明甚佳美與卿等同看五臣承命出視畢入見奏曰
祭器制度精美仰見　皇上事天之誠不勝欣仰　上
又以御案所置扇分賜五臣曰今天氣炎熱玆扇與卿
等共凉既出　上復召孚敬時至御案前示以御書
宣皇帝御製問輿地圖詩御書恭和　宣皇帝問輿地
圖詩孚敬口臣等謹捧出外面拜觀　上允稽首退
十月壬辰召孚敬時入煖殿御座前問曰重寫的實錄
如何孚敬對曰尚未完時曰寫到　英宗了寫不難只
一時較錄不及五學士看了方送鼎臣等看　上曰卿
等也要看　上又曰刑部决囚事前日着他早些奏如

今近郊天了如何行刑時曰審錄遲了些二十一日已交十一月節祭天之月似不可行刑乎敬曰如今營造九廟及啟祥等宫都是吉祥事亦不可行刑　上曰今歲暫免待本至卿等可擬票來時曰如此誠所謂仁覆天下矣孚敬曰臣等連日不覩天顔今見聖容充粹不勝欣慶　上曰欲行郊禮所以靜養　上又曰久不與卿等相接朕宫中亦嘗念及孚敬奏曰當今只要聖躬安泰篤生聖嗣爲第一事以慰　聖母之心時曰聖躬雖好還要保養　上曰卿等說的是朕身安則　聖母安矣孚敬時曰誠如聖諭

十三年正月辛未　上諭乎敬時鑒曰朕數歲前于宫
中閱子內座之上正中奉　祖訓一帙左奉　皇考手
澤一幅曰疑思問每于元宵之夕設一絲燈即燈益輪
懸一絕五言曰於赫皇祖訓於昭嚴聖澤孫子時瞻歌
夙夜慎兢業衡等其和之乃各製一章以進
二月　上納夏言議下御劄曰叛卒殺主將法不可赦
然非舉城所為云云見大同紀變
七月命建皇史宬　上諭內閣曰　祖宗御容實訓實
錄宜有一尊崇之所因命建皇史宬于文華殿西南勅
館閣諸臣重書九朝實訓及實錄奉御容于閣上藏訓

錄于下

九月文華殿建九五齋齋西曰恭默室爲祭祀齋居之所至是落成命孚敬時等以詩紀其事乃各上五言詩四章

十一月召輔臣等觀恭默室　上諭孚敬時曰文華殿新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牌額未懸朕以此爲衣冠所在不欲用前名待別作之庶稱其名今日可與禮官一至觀之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于西壁繪敬一字揭之門左右楣隨召夏言黃綰黃宗明至詣恭默室觀北壁河圖東壁洛書西壁鳳鳴朝陽三圖乃各撰觀恭

獻室及東西室頌併詩以進明日　上有事南郊駐蹕齋宮諭賜張孚敬等以自製大報歌命和孚敬等恭和以進

十四年正月壬戌朔　上御文華殿召張孚敬李時郭勛汪鋐夏言至示以所製元旦詩一章命賡和

丙戌　武宗　莊肅皇后崩禮部以謚請　上命會議張孚敬曰　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冊謚之文空二字四字夏言曰今在廟　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孚敬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謚者禮官之職定謚者翰林之事

今衆議未協當俟上裁王廷相曰莊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謚似宜一體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大行威名　帝后嬿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古人制謚止嚴美惡之法無論謚文多寡但莊肅作配　武宗他日神主祔享宗廟謚文不一似無以稱嬿美同尊之意此在今日所當講者言乃具聞　上不悅曰會議動輒紛爭朕與皇兄雖不同父母是均一祖無彼此之分前日喪儀朕謂羣臣不可不盡二十七日之制此大義所關但朕遇皇嫂之喪無事嫂如事母之理非朕自尊例　兩宮在上勢有所壓宜謚六字曰

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旣用半且儉六又合祔葬
康陵
三月丁卯日講畢御文華殿西室召孚敬時諭曰今年
選庶吉士翰林官何人可教習時口舊例用二人　上
曰只用一人罷孚敬曰待臣等疏名進請點用　上曰
卿等可卽舉一人時曰教習的人還要德行爲主文學
次之　上曰必須有德行的方做得師範文章是末藝
孚敬曰學士中蔡昂好　上曰是好　上又曰翰林人
少前日留得少了些時曰　皇上所留六人甚當內外
羣臣無不欽服　上曰朕只照卿等考的名次留了

上曰前日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　上又曰如今內閣缺員卿等以為孰可孚敬曰請　皇上自擇　上曰古人薦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卿等知而不舉就是蔽賢不忠了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之機務者機乃發動之由若少差了為害不細不可不慎重時曰如發之機少差毫末遠處就差尋丈　上固問孰可時曰某人好但見有委任未畢　上問孚敬何如孚敬曰好他甚勤勞　上曰輔弼豈可只取勤勞時又曰某人也好　上曰朕初即位與卿同日講時曰是名次還在臣前　上曰　太宗時內閣官都是職事小

的以後纔不同了時日臣爭敬臣時不是　皇上簡任
不能進此地正德以前多進不以正内閣也要儲養下
幾人後來得用臣在内閣三年事尚未盡知　上曰卿
謙言　上曰先朝内閣如楊溥楊榮都兼管各部事時
日只是體不便他進本又要擬旨　上曰臨時着他廻
避時又奏我　太祖不設丞相命六卿分職如今六尚
書就是六個宰相他每若是得人朝廷上就可無事臣
等不過備顧問他本來只擬得個是字　上曰六部固
要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緊要今都察院王廷相好二臣
俱曰好他有學識又老成時日　皇上所簡任舊臣如

王憲秦金聶賢好　上曰聶賢還徙秦金覺衰了時臣梁材甚正　上曰他去了三年還是這等卿孚敬曾薦他做吏部孚敬曰是已又曰人甚難知初間好往後又變了　上曰如今臣下正有這些變詐又好求勝不肯認錯時曰書經說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臣下只是個誠實便好　上曰是誠實有容是大臣之體　上又曰汪鋐在吏部何如二臣俱曰好　上曰昨日考察怎麼行事時曰憑撫按官考語及科道官糾劾　上曰也有虧了的人孚敬曰鋐為人肯盡忠　上曰忠便忠只是事無定見少主張孚敬

日近日部中常與霍韜爭辨　上曰若是爭辨還是汪鋐這時宜霍韜若是做尚書事都壞盡了時奏曰昨日王憲乞休求蒙允俞　上曰他前日告病後又好了如今邊方多事他知邊務如何可放他乎敬曰委的有病行走不動時曰有隱疾不敢奏　上曰這等着進本來准他去乎敬曰望加他些恩典　上曰是與他以見優老之意時又奏曰臣等在閣中嘗與方獻夫議先朝有午朝之例　皇上午門命大臣等於左順門朝見就奏事亦足以聯屬人心　上曰先朝還有晚朝之儀朕嘗思謂之朝者如鴻臚奏見辭謝恩是朝儀若政事另行

氣是如今通政司奏事却是行政了時曰通政所奏事
都是虛文李敬曰午朝亦難行只可間或宣召大臣於
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
事亦可知人賢否　皇上英明千載一遇若臣下一言
欺蔽　皇上便覺臣等亦在側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
官侍時曰科道官看見也就奏他　上曰說得是待廷
試後舉行
先是張孚敬以疾給假癸酉文華殿講畢　上謂李時
曰孚敬閣中專決卿與爭否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
爭孚敬甚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孚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如　莊肅皇后謚號郎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時曰孚敬亦只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固是忠愛也大執泥了　上又曰他不肯愛惜人材時曰他只是行法太過　上曰人多怨他時曰還因大禮大獄所以人心至今扞格　上曰大禮大獄當初原無甚意時曰　皇上於大禮之人至今都大同任用人心甚感　上又問王憲放了去誰可替他時對王廷相好　上曰都察院要人不可動他時又對其次唐龍可　上曰唐龍還早些邊上看他多任幾時纔諳練邊事　上又曰朕看來惟張瓚

好昨日大同事虧他去了雖是將就了事也少不得如此處時對委的虧他處他平日幹事有才昨推兩廣不曾加得他職事甚虧他他已辭朝去　上曰推了取回就是　上因論劉源清誤事時對曰他心也忠赤只是寡謀如今問他死罪似過了　上曰以警將來　上又曰內閣缺人還取費宏與卿相處時曰宏不但處臣人人處得　上又曰官小者也還用四人各兼部事着他歷練時曰　皇上處置最當　上又因論大倉銀兩時對曰近聞所積甚多皆是革了許多冗員所以在官者多　上曰這是即位初詔書革了的却虧楊廷和時對

曰楊廷和有才　上曰但非輔弼之器耳

庚寅召李時至文華殿西室親以制策題授之曰此殿試策題卿可看了潤色來時恭看畢對曰淵大典則真古帝王之言　上曰古歷年久遠皆是　祖宗積德及後來守成能盡持盈之道所以長久朕問的意思是這等時曰誠如聖諭　上曰今日孚敬又有奏至乞休卿見他病勢何如時對曰臣昨在朝房齋宿今早孚敬速臣到家泣告說昨夜痰發甚危喫童便一碗方解又以大義責臣朋友五倫之一如何不與處　上曰他要卿替他奏又問他病好得否時曰他自言若放回靜養還

可望好如今天氣漸熱得早回為幸臣因他說得迫切教且留着外甥致仕祭酒王澂同行遂哭泣自言感早上恩未能補報豈敢負恩奏因病勢不好　上曰准他去罷時曰且着給假　上曰准致仕明日起用時自不得時曰這等望與他些恩典差官送回　上曰卿擬票來看　上又曰教庶吉士要個學士時曰昨日張孚敬已舉蔡昂　上曰蔡昂與顧鼎臣孰優時曰俱好前日鼎臣教習遂日在翰林院甚勤　上曰蔡昂篤實才選是鼎臣為優時曰誠如聖見時又奏曰上科庶吉士選二十一人今年還照上科數目　上曰今年人多可選

三十人時又奏曰考庶吉士是重事望　皇上親賜制
題于文華殿門外考試　上曰　祖宗時也親出題文
華殿門外亦可擧行
四月乙未廷試（以莊肅皇后表賀）賜韓應龍孫陞吳山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是日讀卷畢　聖諭曰其上一卷正合
題意夫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基之體
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卷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
保治矣其上二卷泛而滯欲行其下二卷却議難與題
不合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一甲首
張孚敬以疾在告　上問李時曰孚敬欲求靜養非盡

所諳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末疾也刻日可愈　上乃遣
中官齋藥餌及手札諭之曰昨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
惟近古之君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
飲輒效茲爲卿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爲一服以此
得愈庶慰朕念亦見朕意　諭賜輔臣等　御製喜雨
述懷詩命和禮部尚書夏言莊誦御作仰見　皇上
欽天孝祖愛民重穡憂勤惕厲之意及恭讀　聖制仰
見　皇上恩親好學謙已薄人不自滿假之心甚盛德
也乃恭和一章以進
已巳大興隆寺灾御史諸演言　皇上御極命京師內

外毀寺宇汰尼僧申勑天下臣工勸諭僧人還俗寺火
天意可驗其基甚廣宜改爲習儀祝聖之處　上曰寺
既毀永不許復習儀照舊此故地豈可用併大慈恩寺
一應修齋盡行革去部議請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併
選繼嗣孝廟位散遣僧徒隨住各寺願歸正從化者聽
上曰歸化者還議撫典
六月戊申御平臺召郭勛李時夏言進見　上曰久不
與卿等接見此心不安又曰朕畏熱久廢朝參各官要
盡心供職時曰昨日　聖諭臣即傳羣臣各仰體聖心
不敢怠慢　上又問時曰訓錄寫得何如時曰已寫到

孝宗選官圖點謄本放在皇史宬原舊本放在通籍庫言曰也放在皇史宬　上曰朕欲留在宮中不時觀覽時曰最好　上曰昨日林文俊進來二十一史甚好板在那裏時曰在南京國子監原是舊板臣在禮部時與方獻夫訂過修理的言曰這本還該取來時曰司禮要刻也不果言曰宋史板在廣東時曰宋史甚不好向要修過來曾修得　上曰修史甚好既要又要出一人之手乃好　上曰乾清宮後面是坤寧中間殿呼中圓殿不知何謂時曰想是俗名　上曰朕欲偏做交泰何如時曰乾坤交泰甚好　上曰宮後門扁曰廣運廣運

是用的寶名似乎不可三臣皆曰是　上曰就扁做坤寧門好　上曰卿等纔到大善殿否中有許多銅鑄的邪像甚非禮言曰可撤去時曰海印寺初亦有邪像臣在禮部時多毀了　上曰大善殿論該拆去時曰是祖宗之舊只撤去邪像可也　上曰今後重見不必行叩頭禮又曰暑熱卿等今日却勞了時曰臣等當効力上起命三臣隨至殿上及三門二門各看訖乃回管七月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孫賢戶刑左侍郎張雲陳琛工部右侍郎甘爲霖大理寺卿王綖國子監祭酒吳惠南太常寺卿洗光甘肅巡

撫趙戴各不職部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用
上覽之不悅召李時諭曰年來言路不開外庭咸歸罪
張孚敬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今發此疏亦是私
意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　上曰人才固當愛惜須有
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與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
篤　上曰第遲鈍耳南祭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
府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
覺衰老宜令致仕聶賢宜令自陳以全體貌　上又問
王緩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於事不通
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簡踈承之流留之無

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　上復諭張雲銊終甘爲霖有才趙戴無過此三人悉留　又曰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可調南翰林院用

翌日命下

乙巳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至曰今日暇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跋其後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咏豳風圖長句　上曰朕志在恤民卽今工作亦非得已奉天奉　祖皆當營建過此卽無事矣　上又言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

與李時夏言評品羣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彷

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時曰

質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成　上曰

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陳謝而出

丁未　上召見費宏李時于無逸殿宏曰三邊今缺總

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宏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

士心時曰鏌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

守仁徒虛名耳時曰遼東須用馬永甚好宏曰聞家丁

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

專在勇時曰然遼東初定須用有才智者如永甚好至

由遷起鎮兵部尚書仍兼前官三邊總制

庚申 上召見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曰西海子每歲端午奉 兩宮遊賞止望祭以祀其神今宜特建祠宇庶有所瞻依言出因 上言禁內西海子者即古燕京積水潭也其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濼東入都城湖爲積水潭南出玉河入于大通前人謂積水爲海且在西內故至今沿稱西海都城之水悉於此滙玉河城濠大通漕河皆食其利比諸五祀之神其功較大祠宇未立誠爲缺典但祠必有名西海之名恐嫌于四海正號乞特賜嘉名庶稱祀典

從之
八月召費宏至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諭盡心供職
有聞入告先是　上手諭夏言曰朕宮左右小殿東貯
見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左曰端
凝右曰懋勤以進　上悅曰卿所擬取端冕凝旒懋學
勤政意義甚善　賜言金幣表謝
九月給事中薛宗鎧孫應奎交章論汪鋐奸邪誤國謠
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鋐疏辯　上慰留既而御
史曾翀等相繼劾之　上召費宏李時曰鋐九卿之長
被論如此何顏復立朝班宏等以大工未訖請留　上

日鉉邪佞詭隨留之無益宏嗣請令自陳 上曰他那肯自陳但甚怒乃出諭鉉引疾乞休許之時文選郎中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斥去鉉罷 上乃出御疏責諸言官曰言官宜隨事救正乃疑君負主肆行報復人君奉天豈敢私其好惡亦何敢拒言予敬何嘗導朕拒言御謂三年杜口是誰使之其逮訊詞連宗鎧皆廷杖削籍孫應奎落級外補

十五年三月戊午客星見於天棓星旁 上諭李時曰今紫微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曰古人謂天道遠人道邇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未必一一合但在人君

修德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熒惑退舍況　皇上修德之所感乎　上嘉納

上躬視宗廟工程召見李時夏言於能德殿示以　御製躬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即事紀實一諭龍免講官溫講一議　宗廟寢楬門戟設置之宜一議葬禮之正宜祔從時等各依韻恭和三章以進

上謁七陵諭曰朕非弱支人上戴　皇天隆眷嗣續　祖宗大寶仰　列聖陵寢禮當躬謁　皇祖　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祭告天壽山　長陵等七陵朕躬叩拜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

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旣又諭茲修
謁陵之禮必一同奉 聖母行又后妃宮眷當從俱令
禮部具儀以請于是二十一日丙子 聖駕發京出德
勝門次沙河次日至天壽山 上初至陵下立行宮門
首祗候 聖母駕至親侍降輿以入百官咸覩仰贊聖
孝之至明日謁 長陵登明樓拜陵碑次謁 獻陵
景陵又明日謁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又明日
駕發詣西山謁 恭 章皇后 景皇帝陵禮畢 駕
還先是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
河一帶見居民甚少野無農事此地 祖宗園陵所在

甚切朕心今日昌平州官率耆老生徒來見安有詔諭是夕即自草勅稿漏下二鼓復召李時嵩出因問時曰七陵在此須人守護卿等何如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崩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爾軍民稠密上曰卿等可擬議以聞　上至行宮奉　聖母觀九龍池嶺上設一黃幄殿以奉　聖母　上坐胡床巖樹下在聖母幄殿之側張小盖召勛將言侍左右復命中官引觀龍池泉竇賜勛將言乘馬各服新賜蟒衣飛魚以從

回奏　聖母泛舟西湖觀玉泉山　上製行舟次序圖
諭示言等御舟居中左一舟檣書少保文臣二員賜時
言共之右太傅武臣一員賜勛舟共二十五艘　聖母
及宮眷侍衛皆序進壬午還京旣而賞扈從功賜工部
尚書林廷㭿侍郎甘爲霖銀幣郎中劉應授張問員外
郎郝守正勞傳相潘端左傑主事皇甫汸劉燦等俱鈔
幣（是行也御詩曰百年不覩謁陵駕父老嗟呼滿漢讓春出沙河河水上千村花發映龍旂）時言各
恭和　皇上御製祗謁七陵并奏　聖母觀玉泉山詩
賢恭紀扈蹕詩十三首以進嘉納之
癸卯冊幸天壽山議作壽宮先是　上謁七陵召郭勛

李時夏言及欽天監監正夏祚等侍從　駕親詣天壽
山相看遍東十八道嶺風氣翕聚堪爲大吉之地　上
猶諭言訪求精於地理之人不拘此山博選吉壤言曰
太宗文皇帝營山陵于昌平縣命禮部尚書趙羾以明
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　車
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即七陵所在是也今宜訪廖
氏等子孫必有秘受祖術得其眞傳者既而謁告諸陵
畢乃敕天監官視擇吉地復諭曰適觀吉地咸可爲陵
朕惟　祖宗所遺本諸天錫既越　列聖之地恐朕未
可當今日既定安勿它適還京可　即議營造否則必蹈

前爲也卿等其力贊之勛等言山陵之事前古帝王皆所諱言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嘗預修陵寢至今相傳以爲非常之聖乃有非常之舉言因上言禮君卽位爲椑昔漢文帝自表　西唐太宗詔營九則是古者皆預造山陵蓋既達始終身復親見且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力此前世之見也我　太祖　太宗懋光舊事故二陵地理並獲純吉福澤無疆今　皇上因謁天壽山陵親覽十八道嶺可爲萬年壽宮遂勑臣等以嶺建之事仰見睿智明達與出恒情萬萬臣等敢不勉從聖志謹將營造事宜條例以請翌日復諭曰預

建陵墓大臣已諳但恐衆有未知可行可止爾百官以及國之耆民可一言之于是掌宗人府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掌吏部事左侍郎霍韜并寺院科道及宛大耆民等合辭勸建　上從之

賜百官端陽宴于奉天殿召李時夏言郭勛泛舟西苑先是　上駕回暫住玄福宮賜時等酒及諸品物諭曰端陽日朕奉　兩宮西苑泛舟賞節因命言撰致語既而復諭時曰昨奉慈諭罷免今欲爲君臣一賞以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勛言計之至是賜百官等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勛時言候于崇智殿遣太監賜以艾虎綵索

牙扇諸物助等致辭謝　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　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助一舟自芭蕉園歷玉蝀金鰲橋至滄碧亭旋賜御餚又命掖人湯藥近龍舟賜頒問登岸復宴于無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云自　宣宗賜蹇義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今僅再見云

自是　聖母病日侍宮祈禱尊　睿宗入　太廟凡兩年大喪卜葬往承天夏言益疎被逐翟鑾以二子科場事削奪夏言再召嚴嵩傾之死于市庚戌虜患出御殿諭羣臣時已居西苑間還大內壬寅宮變　上題十苑

中修長生　御札賜嚴嵩者必多嵩敗不傳徐華亭得
君所奏所答令皆見世經堂集不盡錄也